

別有情怀

(台灣) 朱秀娟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別有情懷

(台灣) 朱秀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2007/5/14

(京权) 图字 01—96—04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有情怀/朱秀娟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8

ISBN7-5063-1031-7

I. 别… I. 朱… 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N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3780 号

别有情怀

作者: 朱秀娟

责任编辑: 朱珩青

装帧设计: 郑 强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165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2

版次: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031-7/1 · 1020

定价: 10.9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朱秀娟，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，江苏盐城人。曾在台北、香港、美国工作多年，现为台湾四家企业公司负责人。商务繁忙之余，笔耕不辍，跨越文商两界，且成绩斐然。著有《女强人》、《万里心航》、《雨荷》、《别有情怀》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《走上艳红的地毯》、《我把女强人变温柔了》等多部散文集。作品在台湾、日本等地数度获奖，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朱秀娟小说系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《雨荷》

《再春》

《别有情怀》

《握不住的情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《女强人》

《万里心航》

《晚霜》

《花落春不在》

总策划人：李晓达

装 幀：郑 强

“飞机即将着陆，请乘客系好安全带。”空中小姐娇柔清脆的声音一再重复着。“FASTEN YOUR SEAT BELT”的灯光也不停的闪亮，六个多小时的飞行即将结束，纽约远远的抛在身后，而洛杉矶在望了。

赵启元收起手中的书报，侧过头去向机窗外张望，好几年不到洛杉矶了，应该别来无恙。想当年来新大陆求学，第一站就是到的洛城。他现在仍清晰的记得，降落的时间正是晚饭时刻，洛城一片广大无垠的灯海，使初来乍到的他不由得心跳加速。现在机身已穿云而下了，灰白色的云雾暂时遮去眼前的晴空丽日，刹时里就看到了辽阔的洛城，洛城隐约在云雾里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顶上的蓝天不再，取代的是一片灰色濛濛，洛城的空气污染果然更胜过纽约。飞机掠过几栋高耸入云的大厦在向下滑行了，赵启元看了那几栋大楼一眼，他的办公厅应该就在这一区，在感觉上洛城永远比不上纽约的气象万千、大厦连绵，气势也差远了。

他提着简便的行李，才一走出口甬道，陈邦莫已向他迎了过来。赵启元过意不去的老远伸出了手：

“你出来接我！我连公司中的人都没通知，叫部计程车就到了旅馆，多方便。”

“那可不是待客之道。”陈邦莫握住他的手，“我不能像你在纽约那样招待你，尽力而为总是应该的，南茜在家烧菜了，约了几个朋友替你接风。”

“你们还是那么好客。”赵启元笑着，“其实我很想和你们夫妇谈谈。”

“有的是时间。”陈邦莫抢过他的〇〇七公事包来提着，“南茜已把你吹嘘给她的朋友了，慕名而来的人阻也阻不住。”

“什么名？”赵启元摇着头。

“留学生是不少，哈佛的到底不多。”陈邦莫向他笑着，“尤其你还是个高又帅的美男子。大家都奇怪你有时间钻在书堆里。”

“南茜真是！”赵启元突然感到好累，“提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炫耀。”陈邦莫开着车门：“等下你就知道了，洛城的人有多无聊，芝麻绿豆都要拿出来谈一谈说一说，何况你哩。”

“你们还好吧？”赵启元不想再谈自己。

“近来差一点，南茜找不到工作。”陈邦莫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，“我那栋房子买得不是时候，利息太高，每月的分期付款付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”

赵启元注目在如流水一般的车阵上：“洛杉矶穷了。”

“我一个人并不代表洛杉矶吧？”

“你看看这些车子，又老又破，不像以前凯地拉克一部接一部，各种颜色光彩耀目。亏得这些日本小车子也敢上高速公路。”赵启元说，“公路两旁的树木也没钱修，长得横七竖

八的。”

“不会把你吓走吧！”

“我在这里只一年半。”赵启元说，“我的目的是台湾，否则我不会离开纽约。”

“你是少数几个喜欢纽约的人，中外人士一听纽约就怕。”陈邦莫笑着。

“最近有没有回台湾？”赵启元问。

“没有。”陈邦莫摇头：“省钱付房款。”

“我上半年去过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年轻。”赵启元说，“一出中正机场一片花团锦簇，绿意盎然。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三时，街上的车子比纽约还挤。”

“啊！”陈邦莫神往着，又说，“看到左边的 Budwizer 啤酒厂没有？我们在右边出去，很快就到我家了。”

车子下了高速公路，街面已是一片黄昏来临时的萧条，车少人稀，红绿灯静静的闪烁着。陈家住家的小街倒另有一番安静，两人才一停车，大门就开了，从里面泻出了灯光和人声笑语。

“赵启元，”南茜笑着，“你不够意思，不把茱蒂带来。”

“她走不开。”赵启元握住南茜的手，“她问你好。”

“南茜拉着他：“快进来，亮亮相，也看看我替你介绍的新朋友。”

启元被拉到玄关内，只觉得满眼是衣冠楚楚的东方人，他只好拿出全身的交际伎俩来向大家递着名片。突然他被一阵香气差点熏倒，他略一凝神，一张经过高度手艺修饰过的脸，

红艳艳的向他笑着：

“我没有名片，我叫胡嘉莉。”

“胡——小姐。”赵启元客气着。

南茜又过来拉他：“别介绍啦，一会儿就全认识了，喝口水，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到餐桌上去谈。”

“我倒想先洗个脸。”赵启元弹着自己笔挺的西装。

“来！”陈邦莫说，“都给你预备好了，床单、浴巾都是全新的，其实住在我家多好。”

“旅馆方便。”赵启元说着关上了洗手间的门。

洗手间内一色灰蓝，他用灰蓝色的小毛巾洗着脸，让冷水激激自己的头脑，洛城的天气干燥，初春的时光倒像是夏天，纽约还不时飘着点细雪呢！他不愿再想纽约，他开了门走了出来。

灯火通明的客厅里，大家已围着餐桌团团坐好了，在朝门处给他留了个空位。他迈开大步走到位子上去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们等我。”

“别客气，我们今天全是陪客，改天，我们——的做主人，请你赏光。”一位男士说。

“怎么敢当？”赵启元暗暗吃惊，这样请起来要变成夜夜笙歌了。

“他们还不是藉由子自己找乐子。”陈邦莫说，“饭后可以开两桌麻将。”

“噯！”南茜从厨房里往外端菜，“别把我们说得只会玩似的，我可忙了一天的菜啦。”

“南茜，坐下来，我敬你杯酒好不？”赵启元端着酒杯向

南茜说。

“你打不打牌？”南茜拿起邦莫的杯子喝了一口，“你好像打得不好。”

“会不会十六张的？”胡嘉莉抬眼巧笑着。

“不会。”赵启元这才注意到，她就坐在自己身旁。

“纽约还没流行十六张呀！”有人好像很吃惊。

“有人打。”赵启元说，“我打的机会不多，所以没有学。”

“十六张根本不用学，外国人都会。”

“那……”赵启元对着那股语气说，“大概是兴趣不大。”

“你对什么有兴趣呢？”胡嘉莉接着。

“我在纽约参加了个网球俱乐部，有时在中央公园晨跑。”

赵启元认真的回答着。

“真的晨跑？”一对明媚的眼睛对他促狭地笑着。

“是呀！”赵启元显然了解她话中涵意。

“没看中一个目标，跑到人家身边并排着一起跑？”

“啊！”赵启元笑了，“还没有，中央公园太大了，真要那么巧的碰上还真不容易。”

“有缘才碰得着，像今天，要不是南茜请我们来，我们要想在洛杉矶认识也不容易。”胡嘉莉向南茜说，“谢谢啦南茜。”

南茜忙着没空接腔，她今天的菜准备得很丰盛，这点算盘她早打过了，今天这一请以后赵启元就不用她花钱请客了，在座的人一个也逃不掉。

吃了饭，果然是两桌麻将，一桌五块一块，一桌十块二块，把赵启元吓了一跳，在起居室里，他喝着咖啡和陈邦莫聊着：

“输赢不小吧！”

“常常打，有来有往。”

“连输两场就够看的了。”赵启元说，“纽约的局面小多了。”

“这些人都有钱。”陈邦莫坐拢来点：“洛杉矶的地皮有三分之一是被他们炒热的。”

“我在纽约也听说了。”赵启元向外看了一眼，偌大的客厅和餐厅里放着两桌麻将倒也吵不着他们，“都是台湾来的？”

“多半是。”

“现在地皮走下坡啦，他们做些什么呢？”赵启元有点好奇。

“什么也不做，坐着等机会再投资。”

“你们跟他们玩在一起不吃力吗？”

“当然吃力！”陈邦莫说，“一来我绝不打牌，二来南茜牌艺高，总结下来，我们不输。”

“做生意的人，就真有本事弄钱。”赵启元笑着，“我们就只有打工出力的份。”

“怎么突然想到回台湾的？”

“早就想到了，时机不成熟。”赵启元有点兴奋，“现在机会不错，套句古人的话：得以一偿宿愿。”

“说详细点好不？”陈邦莫又给他加了点酒。

“我们公司决定到台湾设厂，先在洛城成立联络中心，请一批工程师，设计试验，再到台湾去开模生产，我负责整个企划，从构想到出产完成。”赵启元说，“最得意的，我已和老板说清楚，到了台湾，我得抽时间去教两堂课，回馈一下

二十多年的教养之恩。”

陈邦莫半天做声不得，他终于长长的叹了口气：“谈到回馈，真——说寝食难安是过分了点，心里总是不舒服是真的。”

“你不是学污染的吗？有机会回去讲点课。”

“疏于联络，也没人请我回去。”

“我回去了会替你找机会。”

“真的！我指望你了！明年我不休假，等你的消息，这可比到蒙特利公园去开开会有意义多了。”

“东部也有人这样跟我说。”

“快！你快回去，在台湾耽个两三年，替我铺铺路！”邦莫说，“如果在台湾设厂，你可以定居国内了。”

赵启元苦笑了笑：“走一步算一步，茱蒂不赞成！”

“啊！为什么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赵启元放下酒杯，“我不必等他们散场吧？我要先走了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陈邦莫站了起来。

两人走到客厅里，赵启元高高爽爽的举着双手向麻将桌上的人说：

“各位，大家赢钱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陈邦莫，你来帮我打。”胡嘉莉站了起来，“我要回家等台北的电话，我送赵先生走好了。”

“我不会——”陈邦莫摇手推辞着。

“输赢算我的。”胡嘉莉把陈邦莫压到椅子上坐下，“你的博士学位是怎么拿的，连十六张都弄不清？”

“不行呀。”陈邦莫发着窘，万一真大输特输，好意思真

要她出钱，“他的行李在我后车箱里哩。”

“把车钥匙给我，我去拿到我车上去。”胡嘉莉伸着手。

陈邦莫没有办法了：“车钥匙在门口的高几上。”

“输了算你的！”南茜钉了一句，又向赵启元叮嘱着，“明天通电话，请你到‘华国’去看看。”

“我请。”胡嘉莉笑着，“那里我最熟。”

“好呀！”南茜说。

赵启元见大家一边聚精会神的拿牌丢牌，一边谈着说着，急着抽身离去：“再通电话，明天我到公司去报到，可能有什么事。”

“吃晚饭！下了班还能有什么事？”陈邦莫说，“你在公司等着，我们去接你。”

“再说。”赵启元说，“再见。”

一走出陈家大门，如水清凉的空气使人精神一爽，要不是胡嘉莉已在忙着开车箱了，他真想在这灯月宁静里站一会，在纽约——

“来呀！帮帮我呀！”胡嘉莉向他笑着。

赵启元立刻走了过去，把行李换到一部白色大型的宾士里去，坐上了车，胡嘉莉才问他：

“你住哪家旅馆？”

“温沙大道的希尔顿。”

“在温沙大道。”胡嘉莉说，“好吧！送了你，我再回家。”

“顺路吗？”

“不顺。”胡嘉莉笑着，“兜一点没有关系的。”

赵启元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是人家很热心诚意，他只好悠

悠闲闲的坐着，路不熟连自告奋勇开开车的口都开不得。

“南茜说，你要在洛杉矶住一年。”胡嘉莉用眼角扫着他。

“可能。”赵启元说。

“会不会在这里买栋房子，或者租栋房子，我都有现成的。”胡嘉莉说。

“是的，可能会租一栋。”赵启元看着她，显然就是炒地产的一位。

“这个周末我带你去看房子。”

“不那么急，我要先了解一下。”

“我没有上班，你需要看什么、到哪里去，我可以帮你开车，闲在家里也怪闷的。”她又看了他一眼。

“那——”赵启元不好意思打蛇随棍上。

“大家都同在国外，能帮着点忙也没什么。”胡嘉莉说，“我有几栋房子，有两栋空在那里，其实你就去住也没什么不可以。”

“我公司里会有安排。”赵启元说。

“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会不会打电话给我呢？”

“当然，有个电话号码可以随时联络。”

“好，我到你旅馆去喝杯咖啡，把电话号码给你。”

“太晚了，你一人驾驶不害怕？”

“我家住格兰黛尔，离你旅馆很近，洛城的事你好像知道得不少。”

“我知道晚上一个人驾车很危险。”赵启元看着路广人稀，

这时如像传说一样追上两部车来两边一夹，就算有他在也无济于事。

“如果这么害怕，洛城就不能住了。”

“你现在就把电话号码告诉我，我改天请你喝咖啡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

二

赵启元再也想不到他是被胡嘉莉叫醒的，她甜甜的嗓子透过电话总机向他问早道安。

“我这个 Morning Call 比旅馆里做得好吧！”

“谢谢，我没有要 Morning Call。”赵启元已下了床。

“你装了个闹钟在你头脑里了。”

“我有闹钟。”赵启元把闹钟按掉，看了看手表。

“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你别约出去。”胡嘉莉带着笑声，“我已和南茜她们讲好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啦，我们常聚的，南茜的客人也等于我的客人，晚上‘华国’见。”

“好。”赵启元只好答应。

“对了，南茜和邦莫要来接你。”

“其实何必接呢，我自——”

“我靠着你还近，应该我来接，陈邦莫一定不肯，非得表示他的热诚才肯，晚上见。”

放下电话，赵启元赶快梳洗，他约了马克沙拉文一起吃

早点，马克快来了。他和马克约在他房里见面的，马克虽然不知道他的房间号码，以他总务人才的聪明，启元知道，马克一定会准时到达。

“笃！笃！”房门上及时被慎重的敲响了。

“来了，”启元扶着领带开了门。

马克一身浅灰色的西装，褐色的头发眼睛，四十多岁，饱经世故的脸上一派庄重。

“赵先生，早。”马克伸出手自我介绍，“欢迎来洛杉矶，马克随时为你服务。”

“马克，我们一边早餐，一边谈谈。”赵启元拿起公事包和马克一起进电梯下楼。

在早餐时两人交换了下意见和做法看法，启元觉得马克不错，在纽约开会时，他决定用洛杉矶当地人士的做法是正确的。

“车子已订好，等你去看了决定。”马克说，“仪器已联络了几家，也等你决定，房子我也看了！”

“先把公司弄妥，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做房地产的，或许先租一栋。”

公司就设在温沙大道 89 号的楼上，从希尔顿走了没多远就到了，这就难怪马克建议他住在希尔顿了。办公厅占了整个半层楼，赵启元没有看自己的经理室，他先去看了工程部，工程部很大，靠墙壁的地方做好了固定架子，机器一到安装好了就可以立刻工作，制图版和大长桌都已就绪，另外还有个房间，整整齐齐地放着十几张办公桌。两个小办公室，一个是马克的，一个是赵启元自己的。女秘书——玛丽站起来

和他打招呼：

“赵先生，我是玛丽。”

“玛丽，我们在电话里已合作过一段时候了，很高兴有你帮助我。”启元说，“请你进来，我和马克决定些事情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玛丽说。

启元办公室中有个小型会议桌，启元很满意，马克确实在照他的意思布置整个联络处。他们三人在会议桌上坐好，启元从他的〇〇七手提箱中拿出他的记事簿。

“马克，我很高兴你的工作。我现在要知道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口试我的工程师？”

“我马上打电话个别通知他们，明天应该可以来了。”玛丽说。

“很好。”启元记了下来，“仪器简报什么时候做？”

“你决定时间，我通知他们。”马克说。

“尽快。”启元说。

“我再报告你时间。”

“你预备用多少职员？”

“接线生、簿记、发薪、外务，目前需要这些人。”

“你自己决定这些人选。原则上，下个星期我们正式开始工作。”

一上午工作下来，启元心情愉快，他只要在今天下班前给纽约总公司发份电报，告诉他们他的工作情况。他几乎是独断独行毫不受管辖，迥异在纽约时总有掣肘的力量在和他唱反调。事实上他为了今天这个机会，已努力了好多年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他要在今后的表现中去证明他的成绩。